

农业农村部：深入开展“万企兴万村”和社会组织助力乡村振兴专项行动

■ 本报记者 皮磊

为深入贯彻 2026 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2月6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关于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从8个方面提出40项举措,旨在推动“三农”工作实现新发展新提升。

记者注意到,《实施意见》对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作出了详细安排。

一是健全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实施意见》要求,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保持财政投入、金融支持、资源要素配置等方面政策总体稳定。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稳步提升“三保障”和饮水安全保

“日前发布的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展的关键时期,要加快补上农业农村领域突出短板,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文件首次系统性部署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从四个方面作出部署。

障水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保持中央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规模及省市两级投入资金规模稳定,县级可根据帮扶任务合理安排资金。讲好中国减贫和乡村振兴故事。

二是提高监测帮扶精准性时效性。优化完善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体系,指导各地结合实际合理确定防止返贫致贫对象认定标准,规范标准调整机制,扎实做好乡村两级常态化

监测,用好农户自主申报、基层日常排查、部门大数据预警等渠道,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稳妥有序做好原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分类管理,对离开帮扶政策会出现返贫风险的继续实施帮扶。加快建设完善覆盖农村人口的防止返贫致贫促乡村振兴大数据信息系统,统筹开展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和农村社会救助对象监测识别,推进部门数据共享。健全因病因

灾因意外事故等快速识别响应机制,发挥好防止返贫致贫绿色通道作用。

三是提升产业和就业帮扶实效。《实施意见》提出,坚持把开发式帮扶作为重中之重,增强内生发展动力。优化产业帮扶方式,加强帮扶产业项目运营情况监测分析,分类推进现有产业巩固、升级、盘活、调整,发展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帮扶产业,促进帮扶产业提质增效。推动实施帮扶产业链开发惠农增收工程,指导以县为单位推进主导产业延链补链强链,完善产业帮扶到户奖补政策,支持发展适合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参与的帮扶产业项目。中央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比例,在省级保持基本稳定,县级可实行差别化要求。健全帮扶项目资产长效管理机制,建立统一的资产登记管理台账,将已确权

的资产分类纳入国有资产或农村集体资产监管体系,推动经营性资产提质增效,加强低效闲置资产盘活利用。强化就业帮扶,常态化实施“志智双扶”行动,用好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等就业渠道,深化劳务协作,培育壮大乡村工匠和欠发达地区劳务品牌,深入推进“雨露计划+”行动。继续做好易地搬迁后续扶持。

四是分层分类帮扶欠发达地区。保持现有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总体规模不变,合理确定一批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完善支持政策和激励约束机制,开展发展成效监测评估。深化东西部协作,加强产业合作和人才支持,开展协作帮扶促消费、促就业和助力农文旅融合发展专项工作。继续开展中央单位定点帮扶,调整优化参与帮扶的中央单位范围

和结对关系,探索开展组团帮扶。健全常态化驻村帮扶工作机制,深入开展“万企兴万村”行动和社会组织助力乡村振兴专项行动。实施彩票公益金支持革命老区乡村振兴项目,开展边境地区乡村产业发展、消费帮扶和农业科技服务对接活动,支持欠发达国有农场加快振兴,做好援疆援藏等对口支援工作。

《实施意见》要求,健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长效机制,完善乡村振兴多元投入机制。其中提出,开展省级党委和政府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绩效考核、聚焦常态化帮扶相关考核,优化考核内容和评价方式,强化考核结果运用。用好乡村振兴统计监测一套表制度,完善乡村振兴监测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办法,开展年度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监测。

如何与幼年共处? 中国儿童早期发展公益行动透视

■ 本报记者 赵明鑫 实习生 谢洛清

“两岁多的孩子被奶奶带来参加活动,很少说话,语言表达也不清楚。”长期关注0-3岁儿童早期发展的某基金会负责人陈亮(化名)对此印象深刻。后来工作人员在跟孩子奶奶建立良好信任后才知原因:孩子父母外出工作,平时由奶奶照顾孩子,父母给孩子奶奶提出了一个要求——不让奶奶跟孩子说话。

奶奶说,孩子父母担心她的方言会影响孩子,父母更希望孩子能说普通话。在陈亮看来,日常照护中,跟孩子对话对孩子大脑发育与语言发展是有极大帮助的,“哪怕说方言也是有利的”。

实际上,类似的错位还有很多,亟待回答的问题也有很多:儿童早期发展到底有多重要?围绕这一议题,慈善组织正在开展怎样的实践?痛点、难点、创新点都在哪?在多位受访者看来,0-3岁儿童早期发展的核心并非“上课式早教”,而是把回应性照护、亲子互动、科学养育,重新放回孩子生命最初三年的日常里。

人生的基础: 0-3岁为什么如此重要?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印发的《婴幼儿早期发展服务指南(试行)》指出,婴幼儿早期发展主要指0-3岁儿童大运动、精细动作、语言、认知和社会交往能力等方面的发现,0-3岁是儿童生命的关键期,也是儿童成长和发展的关键窗口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认为,在这一时期,为儿童提供良好的营养、早期启蒙、疫苗接种和安全关爱的环境,可以促进大脑的充分发育,以帮助儿童发挥他们的最大潜能。

“如果0-3岁没有打好基础的,后面的很多工作都是亡羊补牢。”陈亮第一次被ECD(儿童早期发展)这个话题“击中”,是听到这句很直接的话。他介绍,从微观且具体的层面来看,尤其是基于一线行动视角来看,同样的干预强度,越早介入越可能把问题从“补救”变成“预防”,把风险从孩子身上往照护环境里倒推回去解决。

不过即便如此,多位受访者都谈到了多年来我国ECD发展长期存在的现实缺口:0-3岁处在教育与医疗之间,并非完全没有服务,而是缺少稳定、可持续、可获得的养育支持系统。

在一位从事ECD一线项目管理的公益人看来,城市化背景下,大家从原来家族式养育变成了“原子化”家庭结构,实际上成了一个又一个孤岛,身边没有人可以随时问,也不知道该信谁,一边焦虑、一边被碎片化信息裹挟。“当下养育环境的变化使得养育人需要面对的情况,比以前更复杂了。”他直言,在养育服务供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养育观念出现错位的情况很多,要么紧张地用力过度,要么力有不逮。

千天计划项目负责人赵莹雪

补充指出,专家认为,0-3岁是儿童一生中大脑发育最快、最关键的阶段。研究表明,约80%的大脑发育在生命最初三年内完成,这一阶段的养育环境和互动质量,将对孩子未来的学习能力、行为表现和身心健康产生深远影响。

在政策层面,越来越多的政策出台不但意味着ECD议题的重要性,也为慈善组织补足ECD缺口提供指引。

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2021年,《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出台;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通过并于2022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也是在2022年,《3岁以下婴幼儿健康养育照护指南(试行)》印发。2024年12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印发《婴幼儿早期发展服务指南(试行)》。更令人兴奋的是,如果说此前的政策是为具体行动提供强有力的指导,2025年出台的两项政策,是切实补足中国儿童早期发展缺口:2025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8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的意见。

“这两项制度标志着我们国家的儿童福利事业向普惠性迈进,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具有里程碑意义。”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原常务副主任宋文珍在出席中国儿童早期发展共建项目启动会时谈到,“它释放了国家刺激生育的最强音,要拿出真金白银为家庭生育减负,支持家庭发展。”

社会实验室: 慈善组织的公益探索

支持家庭,培育家庭,是锚定ECD的政策、行动与研究都提到的关键词。

从越来越多的行动案例来看,中国慈善组织基于全世界研究与经验,正在探索ECD公益行动的中国范式,它们既不是简单地“补位政府”,也并非复制商业早教模式,而是在现实缝隙中,探索哪些支持方式真正能被家庭持续使用、被社区长期承载。

早在2015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便通过“慧育中国”项目先后在全国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4个县(区)开展入户养育指导。2024年年初,该基金会进一步联合合作伙伴发起“阳光起点:十万农村婴幼儿入户养育指导行动计划”,将受益儿童人数提高到10万人,并达成“千乡万村”的覆盖目标。

针对乡村0-3岁儿童家庭缺乏科学养育环境和资源的问题,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于2022年发起0-3岁儿童早期发展项目。该项目通过培育本土养育师队伍,建立儿童早期发展活动中心,发挥县级横向联动机制保障作用,为乡村儿童家庭提供科学养育指导服务及物资援助等,提升乡村养育人科学育儿观念,激发乡村0-3岁儿童潜能、助力其全面发展。



接受了系统培训的社区妈妈正在带领亲子活动(活力未来供图)

“在多位受访者看来,0-3岁儿童早期发展的核心并非“上课式早教”,而是把回应性照护、亲子互动、科学养育,重新放回孩子生命最初三年的日常里。

依托各级妇联和社会组织的力量,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面向家庭、幼儿园、社区进行0-6岁学龄前儿童的家庭早期教育干预,开展家庭早期教育公益服务。该项目打造社区爱育空间,通过家长早教课堂、上门家访服务、早教人才培训三个服务模块为社区家庭提供早期教育指导服务。

聚焦更具特色的议题,深圳市爱阅公益基金会通过《爱阅早期儿童阅读书目》覆盖0-6岁年龄段,持续更新推荐书目。2016年,该基金会进一步发起针对0-6岁儿童实施的早期阅读项目——阅读计划,为符合领取条件的家庭发放免费阅读礼包;以“阅读图书馆”聚焦,为0-6岁乡村儿童和流动儿童早期阅读提供服务;建立儿童早期阅读志愿服务体系,开设“爱阅早期儿童阅读推广人培训课”等一系列公益服务。

从服务人群向议题纵深推进,成立于2006年的活力未来则开发出活力未来亲子园项目,深度融合社区,通过开展亲子共同参与的课程及各项活动,影响家长改变育儿行为,形成积极良好的亲子关系,为流动留守儿童创造有爱、接纳的早期发展环境。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公益项目都试图让支持成为“日常可获得的公共性服务”,这些实践经验,很大程度上围绕“可达性与稳定性”展开。活力未来执行总监侯蔚霞强调,他们并不追求空间多漂亮、活动多复杂,而是确保家庭在生活半径内能遇到固定开放时间,能反复见到同一批服务者。

在回答“如何把难以标准化的人群,转化为可稳定递送的服务”时,侯蔚霞提出了一套高度可操作的“四要素框架”:

空间——哪怕只有20-30平方米,铺上地垫,也能成为亲子活动的基础场所;

时间与频次——固定开放时

间,频次足够才能“量变到质变”,最低一周一次,很多点选择每周开放5天;

内容——以儿童发展规律为基础,以儿童为中心,而非追求课程复杂度;

递送内容的人——稳定的亲子老师或执行主体,保证服务的连续性。

在此基础上,她进一步强调,标准化并不等于“一刀切”,而是“可拆解的积木”。在统一的专业内核下,社区可以根据自身条件,把开放空间、短时活动和标准化亲子课程等模块灵活组合,形成适配不同社区的服务结构。

这套“积木式标准化”也直接关系到规模化能力。在早期自营阶段,活力未来服务成本约为每年每个家庭3000元以上;进入合作伙伴模式后,成本可降至100元左右。成本下降并非靠压缩服务质量,而主要来自两条主线:一是提高单点“时间-空间-人力”的使用效率,二是通过合作网络分摊场地、人员和运营资源。

特征与难点: 慈善组织用一线实践找路

公益时报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在梳理中国慈善组织ECD探索中发现三个明显特征:

特征一,强调“陪伴与回应”,而非“灌输与上课”。无论是以家庭为核心的养育行为改变,还是以社区为载体的支持体系搭建,实践者们都在不断回避一个看似高效、实则风险很高的方向:把早期发展简化为“给孩子多上一门课”。相反,他们更强调把亲子互动变成一种日常能力,让照护者学会观察、回应和调整,而不是完成教学任务。陈亮认为,很多家庭真正缺乏的不是“育儿技巧清单”,而是对儿童发展的基本理解:“照护不是教育的前一步,而是教育本身。”

特征二,高度本土化——把科学翻译成听得懂的生活经验,并建立在地信任。在一线实践中,早期发展项目遇到的第一个障碍,往往并不是“理念不先进”,而是“没人敢信”。侯蔚霞回忆早期推广亲子园时,最常听到的质疑是:“不要钱的一定是骗子,后面肯定要收费。”这种不信任本身提醒实践者:早期发展从来不是“正

确知识自然胜出”的过程,而是一个缓慢建立信任的过程。

特征三,从单打独斗走向“共建式”协作。随着实践不断深入,越来越多行动者意识到:0-3岁儿童早期发展并不是某一个机构、某一种方法就能解决的问题。共建并不是简单的资源叠加,而是需要各方在目标、节奏和专业判断上不断磨合。“共识很难得,但真正合作时,大家的做法、语言体系不一样,容错空间就会成为考验。”侯蔚霞坦言,这也是很多合作推进缓慢的原因。

从基金会视角看,共建则意味着更慢、更审慎的选择。陈亮认为,面对高度复杂的社会问题,单点创新固然重要,但只有通过多方协同,才能整合政策、资金与知识资源,去尝试单个机构“不敢做,也做不了的事”。但其前提是信任关系和更长周期的共同愿景,否则共建很容易流于形式。

关于共建,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一直在持续思考与实践。“我们一直在思考作为大型公募基金会,能为ECD带来什么?”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儿童发展项目部主任问会芳表示,“一是我们从一个单一的公益项目执行者到一个资源汇聚的中心,二是构建一个生态,更有效地去强调系统的解决方案。”

共建,是当前围绕推动中国儿童早期发展议题形成的共识。

侯蔚霞的感受是,共建的最大价值,在于围绕同一议题形成“共同认识、共同动作”;而真正的难点,往往卡在方法论的融合与容错——不同机构的节奏、语言和风险控制能力并不一致。

答案: 在结构性困境中协作突破

从项目设计看,中国儿童早期发展共建项目并未停留在单一行动层面,而是同步推进政策研究、项目创新和公众教育三条路径:一方面,在北京平谷、江西婺源和石城等地开展县域试点,探索低资源地区的服务模式;另一方面通过研究与公众倡导,推动“0-3岁儿童早期发展”进入更稳定的公共议题框架。

作为共建项目的养育师培训方,千天计划项目负责人说,社会组织之间是一加一大于二的关系,只有发挥各自长项,分工互补

才能把ECD公益的蛋糕做大,让更多的孩子和家庭受益。

在侯蔚霞看来,关于0-3岁的讨论很容易陷入“缺服务还是缺观念”的二元对立。但在实践中,这并不是一道单选题,“服务和观念其实在同一条链上,相互影响”。他们更关心的是:不同路径是否真的有效?是否在有限资源下避免了浪费?

因此,活力未来在不断扩展服务网络的同时,持续把精力投入到课程标准化、执行质量控制和效果评估上。他们总结出的“四要素框架”以及“积木式标准化”的思路,本质上都是在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样的服务既能被复制,又不牺牲质量?

这种对“证据”的重视,也直接影响了他们的规模策略。侯蔚霞说,规模和增长始终是重要目标,但并非通过“加速扩张”实现。“关键在于先做大,而在于把种子放在合适的土壤里。”他们更关注的是能否为项目提供扎根、生长所需的条件:当服务质量、在地能力和支持系统逐渐成熟后,影响力往往会以一种更自然、可持续的方式显现。

值得注意的是,对一线实践者而言,这类共建项目并不意味着“答案已经出现”,却释放出一个清晰信号:0-3岁儿童早期发展,正在从分散的公益探索,走向多方协同、系统推进的公共行动阶段。

在侯蔚霞看来,更多时候,变化发生在非常具体的情境里:“家里正好有一个0-3岁的孩子”,再加上社交媒体、短视频、育儿平台让信息变得更容易获取。“不是家长突然变得更理性了,而是他们被推到了必须面对这个问题的位置。”侯蔚霞这样描述这一变化。

如何把分散的资源连接起来,让支持不再依赖个别项目或个人,而是成为可预期、可持续的公共性存在,仍是0-3岁领域面临的核心难题之一。不过,无论如何,只要是正向行动,带来的改变便是实际的。

对于一开始的那个故事,ECD公益项目较早地干预其中,得到了一个相对圆满的结果。陈亮介绍,工作人员后来给奶奶做了系统讲解,让她觉得自己可以跟孙子说话,“大概过了一个月吧,突然有一天,孩子就真的开口说话,而且说得特别清楚”。